



这种情况，不过实属少见。

投票前，各州通常都会要求选举人宣誓保证将票投给自己所属党派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即在本州普选中获胜的候选人。但有时也会出现没有将票投给自己宣誓支持的候选人的情况，这些选举人被称为“失信选举人”。2016年大选中就出现了7名失信选举人（2016年也是1896年以来出现失信选举人最多的一年），其中包括5名民主党选举人和2名共和党选举人，另外有3张选举人票无效，但当年大选的最终走向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为防止出现失信选举人，许多州通过立法来约束选举人的行为，比如记名投票、违规投票无效、失信罚款等。2020年7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全票通过两项判决，使得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可以使用法律惩罚失信选举人。

到目前为止，失信选举人并未改变过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特朗普能通过法律途径走多远？

面对不利的局面，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拐进法院谋求“弯道超车”。

纵观上文整理的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团制度之要略，我们不难发现，鉴于该制度存在不少争议，特朗普及其团队可以想方设法在拜登“微弱领先”的州集中火力，大做文章。

选举人团制度的一大争议，就是赢得更多普选票的候选人因没有赢得选举人多数票，从而未能当选总统。200多年来，美国曾五次出现这种情况。前三次都出现在19世

尽管最高法院眼下看来像是保守派的天下，其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却远不如后者期待的那么亲密无间，来个“反戈一击”也说不定。

纪，而最新的两次则分别是2000年和2016年。2000年，民主党人戈尔的普选票比共和党人小布什多出50万张，但后者以500多张普选票的优势赢下佛罗里达州，从而获得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最终以5张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大选。当时，双方就佛州计票问题进行诉讼，佛州最高法院裁定重新人工计票，但遭到联邦最高法院推翻。

支持者辩驳，称选举人团制度可以更好地照顾小州的利益，巩固联邦制度，有利于两党制从而促进稳定，并且操作方便，节约成本。支持者还认为，选举人团制度要求候选人取得广泛的选民基础（如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的选民），而非简单地获得全国普选票多数。

反对者则认为，这项制度严重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和“一人一票、每票平等”的民主原则。此外，在“赢者通吃”的规则下，各州选举人只能代表该州的一部分选民，而且不利于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候选人，选举人还有可能失信。同时，该制度容易导致总统候选人集中精力在摇摆州竞选，更多地考虑摇摆州，而其他州选民利益因此受损。还有批评观点认为，选举人团制度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现今已经不再合适。

与其他美国总统（如克林顿称自己是“来自希望的人”、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包括“希望和改变”等）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没有选择扮演一个“希望大使”的角色，他倾向受害者的形象，善于发动支持者抵制针对他的压迫行为。因此，这一回合的美国大选，在自家选票被拜登“压过一头”的情况下，特朗普及其团队采取的办法是：频繁发起法律诉讼，质疑选举并号召死忠粉们“绝地反攻”。而通过不断在舆论场上放大一些零散问题的政治意义，掀起更大规模的对于邮寄选票的调查，进而再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展开进一步的政治操作……其诸般策略被美国主流媒体认为“是拒绝承认败选的拖延战术”。

那么，客观分析，特朗普及其团队所发起的系列法律挑战胜算几何？能否重演2000年最高法院一纸判决改写大选结果的历史？

在几个关键州，即使重新计票，特朗普也难称优势。原因之一倒也简单：差钱。以威斯康星州为例，99%的选票已开出，拜登得票率多了0.7%，但只有当两名候选人相差票数小于总票数的0.25%时，该州政府才会承担重计的支出。换言之，重计，O.K.；费用，你出。这一开销预计至少数百万美元，而眼下特朗普竞选团队左支右绌。

变数尚存的是特朗普的律师和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系列诉讼。虽然选举日是11月初，但关于投票规则的两党之争早在数月前即拉开序幕。宾州共和党今年6月于